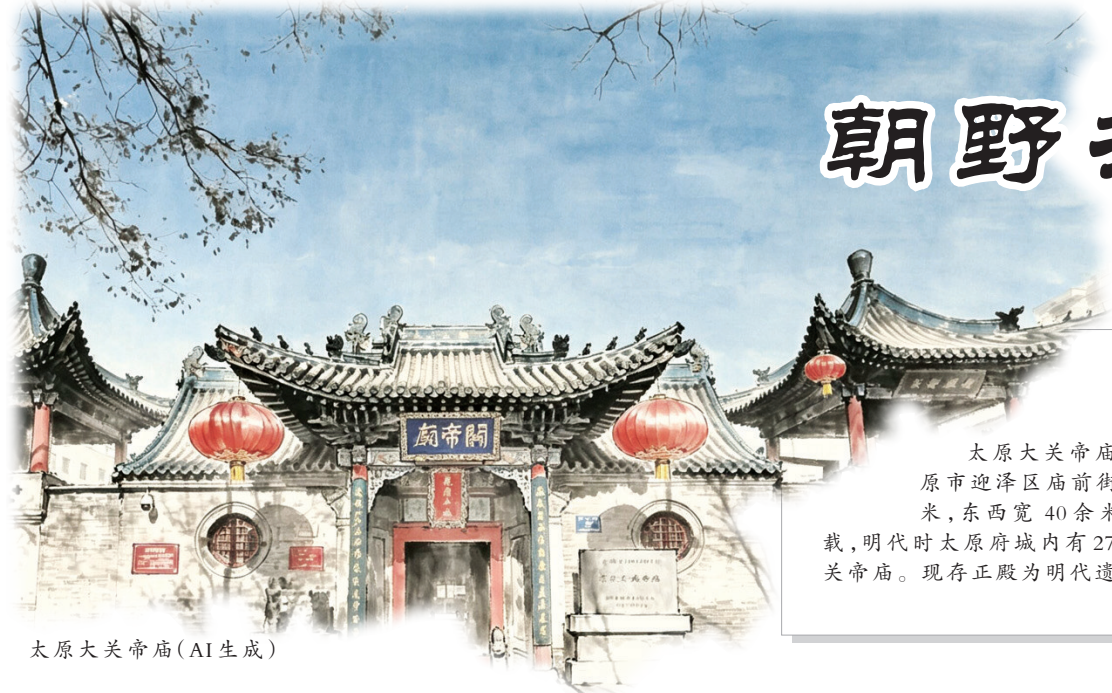


朝野共仰忠义魂

张政

【太原大关帝庙】

太原大关帝庙名列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位于太原市迎泽区庙前街36号。庙坐北朝南,二进院落布局,南北长84.5米,东西宽40余米,占地面积约3380平方米。据《阳曲县志》记载,明代时太原府城内共有27座关帝庙,此关帝庙是规模最大的一座,故称大关帝庙。现存正殿为明代遗构,其余多为清代所建。



太原大关帝庙(AI生成)

“汉封侯,宋封王,清封大帝;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中华文明史上,若论有一人上至王侯将相,下至三教九流,从庙堂到江湖,无一不尊无一不敬者,首推三国名将、“武圣”关羽。

关羽的事迹,早已在中华大地上传唱千年,人人耳熟能详,而对他的崇拜,同样源远流长。

在朝,关羽被视为“忠”的典范。从宋朝起,关羽的地位一再提高,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关羽获封忠惠公;北宋大观二年(1108),进封武安王;到了宣和五年(1123),晋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又加封他为英济王。降至明代,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关羽都无比推崇,明朝万历四十二年(1614),明神宗加封他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清朝皇帝们也对关羽崇拜有加,历代皇帝多有所加封,到同治年间,关公的封号已经达到22字,号为“忠义神武灵佑神勇威显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在野,关羽被视为“义”的化身。隋唐之前,关羽便受到荆楚一带百姓的祭祀,唐朝时期,关羽因其勇猛的形象,被佛教吸收,成为佛教的护法伽蓝。到宋朝,一方面随着市民阶层的出现,“说三分”等讲史故事和三国戏剧广受欢迎,关羽的形象随之深入人心,受到大众的普遍好感。正因朝野都极为推崇关羽,关帝庙遍布全国,甚至远及海外。

太原地区关公文化萌芽于宋金元时期,至明代逐渐兴盛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到清代进入关公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可谓“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

大关帝庙的修建,体现了儒家“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设计理念,平面布局采用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格局,

由南而北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正殿(崇宁殿)、春秋楼(麟经阁)。其两侧依次为钟鼓楼、东西廊房、东西厢房、东西配楼等建筑,主次分明,错落有致,庄重威严。

正殿称崇宁殿,是关帝庙中的重要建筑,因北宋崇宁三年(1104)宋徽宗赵佶封关羽为崇宁真君而得名。建筑整体庄重大方,总体呈明代风格,但也兼具金元特色。春秋楼位于正殿之后,合“前朝后寝”之制,为关帝寝处、读经之所。楼名取自关羽夜读《春秋》之典,乃庙内最高建筑,呈清代风格。

在明清时期,大关帝庙并非一般性的宗教建筑,而是作为一处具有祭祀功能的重要的礼制性建筑,承担着教化百姓、祈福佑民的作用。在明清太原城的规划中,以衙门为中心,左侧为皇庙,右侧置文庙(孔子庙)、武庙(关帝庙),形成“左祖右社”的平面布局。直至清光绪八年(1882),由当时的山西巡抚张之洞倡议,在火毁了崇善寺废墟上重建了现今的文庙,此时的大关帝庙与文庙一左一右,又形成了“左文右武”的城市布局,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太原城“文”“武”双全的文化内涵。据清道光《阳曲县志·礼书》记载,“每月朔望,有司行香祭礼,仅与文庙同”。在明、清官办及民间祭祀和太原文化生活中,大关帝庙均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在明清两朝,关公的地位会远超前代,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武圣人”乃至“关圣帝君”?这就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了。

明清两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两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两朝都保持了近三百年的和平与稳定。稳定的环境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从明代开始,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且数量不断增长。这些人一方面摆脱了传统农村宗法体系的压迫,另一方面

也脱离了宗族的庇护,浪迹江湖,谋求生存。游离于宗法关系之外,使得他们更加看重江湖朋友之间的“义”,日常备受压迫,又使得他们需要依靠一种精神信仰来解脱人世间的灾难和痛苦,希望得到超现实的保护以改变现实世界的无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伴随着三国故事的流行,义薄云天的关羽便得到了他们发自内心的认同和崇拜。而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又逐步影响到了庙堂,与民间不同,为维护统治的安定,统治者大力提倡关羽“忠”的品质,并希望借助他战神的身份,挽救自身的统治。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祀典中地位的日渐提高,与当时明朝面临的军事、政治压力便有相当的关系,而清廷对关羽的加封和尊崇,基本上都与清朝从事的军事行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每逢重大军事行动,关公的封号便随之提升。就这样,在民间与官方共同的推崇之下,关公的信仰遍布大江南北,“今日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清代赵翼《陔余丛考》)。

岁月更迭,时移世易。太原城内关帝庙今已寥寥。昔为明清官祀之所,遥映当年繁华的大关帝庙,而今坐落城中,默默滋养着城市的礼仪与传统。它与邻近的唱经楼、皇庙、文庙等相伴,连缀成古城独有的历史风景,沉淀着太原的悠悠文脉,静观岁月来去。



“国保”背后的故事

(27)

方言里的“待”

张玉虎



AI生成

在太原老方言的词汇里,总有一些字,挣脱了辞典的桎梏,跳出了普通话的本义,在市井烟火里长出独属于这座城的枝丫。“待”字便是其中最鲜活、最接地气的一个。它在太原人的口中,完成了一场从本义到别解的奇妙蜕变,藏着晋阳古城的语言智慧,也裹着寻常人家的生活温度。

按辞书所载,“待”字一读阴平 dāi,意为停留,“待一会儿”,是普通话里再寻常不过的表达;一读去声 dài,指向对待、等待,“枕戈待旦”“自不待言”,字字透着书面的文雅。可到了太原老方言里,这字却在口头流转中,生出别样的意趣,活成了独一份的老城符号。

读去声 dài 时,“待”字便褪去了书面的文气,融入方言的质朴。普通话里的“等待”,在太原人口中从不会连说——只因这词太过文雅,少了口头的畅快,于是舍“待”留“等”,一句“你等一等”,直白又亲切。而说到待人接物,“对待”也渐渐让位于

“看待”,看似字义有别,可在太原人的生活逻辑里,本就是“心有所看,行有所待”,如何看待,便如何对待,混用之间,从无歧义,反倒多了几分通透的人情味儿。在待字去声的这个义项上,太原人对不喜欢的人,说“不待见”;自己不想理睬谁时,则用反语“待朝理你嘞”。

真正让“待”字在太原方言里大放异彩的,是阴平 dāi 的读法。这里的“待”,彻底告别了“停留”的本义,把这层意思干干净净交给了“等”字,转而在生活场景里,寻到了全新的使命。太原人说“待”,是藏,是收,是妥帖地震放。怕孩童贪嘴伤了脾胃,把点心零食藏到高处、搁进柜底,便是“待起来”;饭点已到,家人尚未归家,主妇特意盛出一碗饭菜,“待”在一旁,留着温热,不让晚归人吃残羹冷炙——这一个“待”字,藏的不是物件,是家人的牵挂,是过日子的细心与周全。

更妙的是,太原人对“待”字的挖掘,从未止步。从“藏匿安放”出发,“待”字又一次跨越引申,成了一个万能的动作动词,包揽了“做”“弄”“办”所有含义,成了生活里最随心的表达。胡作非为、胡乱折腾,是“乱待”;事情办得妥帖漂亮,是“待得不赖”;一时失手、办砸了差事,便是“待坏咧”;遇上棘手难题、束手无策时,一句焦灼又无奈的“这可怎的待呀”,道尽了万般心绪。

曾听过一则真切的趣事,最能品出这“待”字的神韵:一群人同游黄山,有生土生土的太原老者,有说普通话的青年学子。破晓时分,云海翻涌,朝阳喷薄而出,壮美山河撼人心魄。青年们纵情高歌,而老者望着这人世间盛景,激动得热泪盈眶,千言万语堵在心头,最终只化作一句地道的太原老方言:“老天爷呀,这可怎地待呀!”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诗意的赞颂,可这一句“怎地待”,却藏着最赤诚的震撼、最质朴的感动。太原老方言里的“待”,不循规蹈矩,不故作文雅,从藏匿物件的生活细节,到抒发心绪的真情流露,一字之间,道尽了老城人的质朴、通透与温热。

地名里的烽烟记忆

刘晶鑫

地名,是镌刻在大地上的活态史书。太原的地名,字字皆藏烽烟,处处皆有军魂。这座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古称晋阳、并州,北屏云朔、南控中原,地处中原与草原碰撞的前沿,自公元前5世纪董安于筑城伊始,便注定成为历代王朝镇守北疆的军事重镇,素有“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四战之地、攻守之场”的美誉。

从星罗棋布的堡寨、屯营、关隘,到烟火绵延的村落街巷,石岭关、天门关、平天堡、隆盛堡、永宁堡、南屯、北屯、张花营、马练营……每一个地名都承载着一段金戈铁马的岁月,每一处遗址都镌刻着太原绵延千年的军事基因,全方位勾勒出这座军事重镇千年防御图景。

太原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核心,首推遍布全域的雄关险隘。它们依山傍水、踞险而建,扼守交通要道,是抵御外敌入侵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太原“控带山河”军事地位的直接体现。自唐代设关戍守,宋代强化防御,明清持续修缮,石岭关、天门关、凌井关、赤塘关、虎北口、风峪口等关隘,串联起太原南北东西的防御脉络,与周边堡寨、屯营联动,构成“关隘控喉、堡寨联防”的严密格局。

北部的石岭关,始建于唐,明万历年间改筑石城,东接小五台山,西连官帽山,山势险峻,历为太原北部军事

屏障,也是中原北通云中、朔方的要冲。宋太宗征伐晋阳时,曾在此重兵驻扎,阻断辽兵南下,见证了北汉的覆灭与中原的统一。凌井关始建于北齐,与石岭关、天门关构成太原北部“三关联防”格局,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经之路,历代均设重兵戍守。

天门关下的平天堡,踞山巅而建,居高临下扼要害,是杨家将镇守天门关的前沿哨卡,堡内九窑十八洞可藏兵储粮,形成“关堡相依”的严密防御。虎北口是五代时期的决战之地,后唐与契丹军在此大战,直接改写政权更迭走向。赤塘关为太原北部要隘,赵匡胤攻晋阳时曾先克此关以断援兵。西部的风峪口,则是晋阳西通交城、楼烦的古驿道,见证了后唐政权的骤然崩塌。

这些雄关险隘,以山河为屏,以关隘为钥,守护着中原腹地的千年安宁。

如果说关隘是太原防御的“咽喉”,那么堡寨、屯营、村寨便是防御体系的“血肉”。自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为防御蒙古铁骑大规模修建堡寨,到清顺治年间再度加固修缮,太原周边形成了“十里一堡、五里一寨”的全域联防网,“堡”“屯”“寨”“营”“堰”各类地名遍布,承载着先民“兵来则御、兵去则耕”的生存智慧。

《阳曲县志》记载:“晋阳以北,率多堡寨,倚崇冈深沟

夜宿岚县,经宾馆服务员推荐,步行至北盛市集,顿觉烟火蒸腾,人声鼎沸。集市有此起彼伏的吆喝、乡人的调侃嬉笑、锅碗瓢盆的交响。空气中交织的肉香、面香、胡麻油香,香入鼻,令人垂涎。

循香行至一摊,一妇人正以木铲翻炒,锅中白粒跳跃,颗颗圆润如珠。

“这是?”我好奇打问。“珍珠疙瘩(圪塔),”妇人笑答,“要炒的还是煮的?”

旁边的木案上,一团面被擀成薄片,横竖各一刀,面粒便轻轻撒在木板上。面粒带着微触感,在木纹间铺开,像撒了细碎的星星。一汉子抓一把面块入手,然后用筷子一一捻出深深的凹窝,一捻一落,案上便有白色的珍珠弹落。那些捻出的小小疙瘩,粒粒小巧玲珑,盛着厚道与灵巧。

一口黑黢黢的铁锅支在灶上,汤里翻滚着豆腐丁、土豆丁、西红柿块、腌韭菜段,还有星星点点的肉末。刀锋一倒,那些疙瘩“哗啦”落进汤里,“珍珠”落进热汤的刹那,激出细密的金油花,白汽“轰”地窜起,裹着面香、菜鲜,在锅边织成半透明的雾帘。疙瘩在汤里打旋儿,空心处吸饱了汤汁,渐渐从米白染成暖黄,像被泡开的玉珠,连汤都跟着稠了三分。

盛一碗上桌,先吹开浮着的白汽。夹起一颗,外皮软而不烂,窝窝里兜着一汪热汤,混着豆腐的嫩、腌菜的酸、肉末的香,在嘴里“噗”地爆开。再喝口汤,鲜得我直咂嘴。这哪是吃面?分明是把岚县的日头、风土,都揉进这一口热乎里了,能把一路奔波的疲惫,都熨帖得安安稳稳。

抹着嘴继续前行,一个油桶改造的火炉立在通道边,深褐色壁泛着岁月的轻笑。一只手托面饼轻放进去,炉内火苗舔着饼边,饼子便从素白染成金黄,边缘翘起松软的弧度。

摊主稳稳扶住饼鏊,刀尖一划开预留好的裂缝,饼子便张开了不规则的“蛤蟆口”。刀锋继续,酱肉伴着翠绿葱花便被塞进饼中,酱红、鲜绿将饼子撑成半圆。我匆忙接过捧在手里,焦斑蹭着指腹,热气、香气从手中漫溢。咬开时“咔”一声,外皮脆、内里软,肉的醇、菜的清瞬间在嘴里漫开,沁入心中。

“这是蛤蟆含蛋,一个饼就有两三两的肉。好吃不?”我含着满口的鲜香含糊地答道:“好吃,好吃。”

转角处,有捶打之声“咚咚”传来。一丰满妇人持木杵,在粗瓷盆中反复捶打一团黄白之物,见我驻足观看,热情招呼:“来个捣拿糕。”

“啥叫捣拿糕?”妇人停手说:“你也可以叫土豆泥。土豆煮熟,趁热捶打至绵软黏糯。”妇人笑盈盈地继续捶打,拿糕团如拉丝的稠蜜,颤巍巍悬在杵尖,坠入缸中时荡开柔波。一春一拉间,山野的筋骨悉数化入其中。

白瓷碗盛出乳白拿糕,琥珀色酱汁“哗”地淋下。双箸夹起,蘸取少许葱绿椒红,入口糯中带韧,似年糕却更绵密,越嚼越显山野本味。

再行数步,见一妇人手持铜鏊,倾黄米浆于其上,旋转成圆,片刻即熟,色如琥珀。“这是摊黄,”妇人言,“用黄米面发酵成浆,摊于鏊上,薄如纸,软如绵。”

“为啥独用黄米?”

“黄米性黏,发酵后微酸,摊之香甜适口。”我付钱品尝,果然酸甜适口,薄软香糯。

前方有异香扑鼻,寻香便见烤炉中面包金黄,香气扑鼻。摊主取出一枚说:“这是土豆面包,用熟山药碾碎过滤,掺入麦面发酵烤制。土豆的糯加上麦面的香,外酥里软。”

我掰开面包,果然薯香麦香交融,口感独特,与寻常面包迥异。

我一步三回头离开市集,此时才觉腹中早已撑满。手捧着圆滚滚的肚,不时有饱嗝带着四溢香气,回望市集,烟火依旧,人声如潮。一方水土造就一方神奇,岚县地瘠而民勤,这里的人们用生活之智对抗粗粝的生存智慧,化平凡为神奇,变寡淡为丰饶。人间至味,不过如此。一粥一饭,皆有来处;一搯一揉,皆含匠心。



AI生成

为之,大者容千室,小亦百家,寇至入堡,家自为守,人自为战。”这些堡寨就地取土夯筑,马面、瓮城、暗道、藏兵洞一应俱全,兼具军事防御与民生居住功能,是乱世中百姓赖以生存的“保护壳”。

隆盛堡、永宁堡、永安堡构成太原城北梯次防御,“安宁二堡”更是府城北门锁钥,正统年间守军浴血御敌,以血肉之躯守住太原北大门。百井堡(今柏井村)为五代至宋代军事要塞,王敬瑄曾屯兵于此,至今留存古驿道遗址。庞家寨、旧寨、西寨、古寨等,则是宋明时期重要军事据点,旧寨更是宋太宗平北汉时的驻蹕之地。

太原地名中的“屯”“营”“堰”同样藏着深厚军史。“屯”源于古代军屯制度,南屯、北屯、古城屯等皆为军屯驻地;“营”为专门驻军营地,张花营、马练营等是明太原左卫屯田营核心;北堰、南堰则是宋太祖平北汉时水攻战术的鲜活遗迹。

从雄关险隘的扼守咽喉,到堡寨屯营的全域联防,太原的古代军事地名,是中原与草原文明碰撞的历史见证,是先民兵农共生的生存智慧结晶。这些以山河为屏、夯土为城的军事遗存,历经千年风雨依旧留存,成为太原军事重镇最鲜活的历史注脚,让古城的烽烟记忆,在地名中代代相传。

太行道上阅沧桑

紫箫

虎踞龙蟠一太行,千年倦眼阅沧桑。云连绝塞无边紫,日照浑河分外黄。不见满身酬智伯,空闻金骨市昭王。残衫破帽休相笑,添得幽并气莽苍。

——易顺鼎《燕赵道中作》

太行山自古以来便是英雄豪杰辈出的地方。这首七言律诗是晚清才子易顺鼎路过太行山,亲眼目睹了这片土地的壮丽与沧桑,有感而作。

“虎踞龙蟠一太行”,诗人以太行山起兴。太行山,这座虎踞龙蟠、气势磅礴的山脉,如同一位沉默的智者,静静地矗立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千年倦眼阅沧桑”,诗人运用拟人手法,道出了时间的无情与历史的厚重。这是太行山之“阅”,又何尝不是诗人自己的平生之“阅”呢?而“千年”二字,更是将这份沧桑感推向了极致,让人不禁感慨万千。易顺鼎作为一位经历过20世纪初社会巨变的失意文人,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现实的无奈感慨在这两句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

李贺在《雁门太守行》中有:“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的诗句,在一片肃杀的秋景中,号角声漫天遍野,暮色中的塞上犹如胭脂凝成,发出浓重的暗紫色。紫色给这壮烈的场面平添了触目惊心的凝重。而本诗也有这样的神来之笔、壮阔之象。

颌联“云连绝塞无边紫,日照浑河分外黄”,进一步描绘了太行山的自然风光。云连绝塞,无边紫色。诗人笔触细腻,将自然之美与历史之厚重融为一体,画面感与历史感兼具。云雾缭绕的绝塞,与无边的紫色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神秘而壮丽的景象;而阳光照耀下的浑河,则如同一条镶嵌着金边的绸带,在大地上熠熠生辉。色彩运用上紫色与黄色的对比,不仅增强了画面的视觉效果,也赋予了诗歌一种浓厚的色彩感,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这样的景象,不仅让人心旷神怡,更引人深思:自然界的鬼斧神工与人类社会的沧桑巨变,在这广阔无垠的天地间,人显得如此渺小而又伟大。

诗中的后半部分,转入了对历史的反思与对现实的感慨。“不见满身酬智伯,空闻金骨市昭王”,这两句诗以历史典故为引子,表达了对古代英雄事迹的追忆与对当时社会中英雄精神缺失的遗憾。

尾联“残衫破帽休相笑,添得幽并气莽苍”,诗人以自嘲的口吻,表达了对世俗眼光的不屑与对自我精神的坚守。残衫破帽虽显落魄,但那份来自幽并之地的豪迈与粗犷之气,却使得诗人更加坚韧不拔、勇往直前。这种精神风貌,正是对太行山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的最好诠释,也是对我们每一个现代人应有的精神追求。同时,“添得幽并气莽苍”一句,既展诗人内心豪情壮志,又呼应开篇使得全诗结构严谨,情感深沉。

诗意锦绣太原

扫码看视频



(71)